

第一章 军事特区

—— 哈尔滨市以南 20公里

加茂部队的秘密—— 731部队的前身

731 部队决定把根据地设在哈尔滨，它是今天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1982 年 7 月，人口为 254.4 万人，是一座重工业城市，位于中国东北平原的中央。它是沿着黑龙江的支流松花江发展起来的。据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东北史学会的关成和先生说，“HARUBIN”的语源是从满族女真族的“家荣”转译过来的，汉译为“阿勒锦”，意思是荣誉。

1898 年，帝俄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东北地方的野心，把这一地区作为铺设东清铁路的根据地。同年 6 月 9 日，作为铁路建设团第 9 分团团长的朱柯夫亲王被看作是哈尔滨的创始人来到这里。他一度把阿勒锦改为松花江市，但是遭到市民们的强烈反对。结果于 1903 年 7 月 14 日又改称为哈尔滨。

哈尔滨在满语中是“渔网晒场”，在蒙古语中是“平地”，在俄语中误译为“大坟墓”等，附加的这些东西，均无历史和语言的根据。以莫斯科为样板而建设的

哈尔滨在街道整齐的市中心区内欧洲风格的建筑栉比鳞次，显示出帝俄在这里曾经进行过正式的城市建设。

从历史上看，实际的称呼是“HARUBIN”。这是正确的。但在本书中，作为 731 部队的根据地，仍使用当时日本方面通用的名称——“HARUPIN”^①

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因此，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度回到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但是，不久后于 1931 年 9 月由于发生了以谋略性的柳条湖事件为发端的满洲事变，哈尔滨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早就一直企图占领满洲南部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雪崩般地开始了侵略。

关东军占领奉天（今沈阳）之后，尽管若槻内阁提出了不扩大战线的方针，但是仍然不断地扩大军事占领地域，占领了北满的吉林、齐齐哈尔，直到辽西的锦州。1932 年 3 月成立了满洲国，制造了傀儡政权。

在这个过程中，哈尔滨陷入了关东军的手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把行政上的称呼，改为滨江省的省会。

1933 年在哈尔滨设置了细菌战秘密研究所——后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通称为石井部队）。开始设置在哈尔滨市东南方的拉宾线上的小站背阴河。为了

本书中无论“HARUBIN”或“HARUPIN”，均按中国现行行政区划正式名称，使用哈尔滨。——译者

保密，称作“加茂部队”（也有人说开始时称作东乡部队）。“加茂”这两个字，是解开创设这支部队之谜的关键。

“加茂部队”到 1938 年已变成一支大规模的秘密部队。

同年 6 月 13 日，将距哈尔滨市中心区往南约 20 公里地区，当时称作滨江省平房镇，划定为关东军的军事特区。

在平房附近有三屯、四屯和五屯三个村落，军事特区大致设在这三个村落的中心位置。目前，关于其所在位置，曾有种种说法和写法，但满洲 731 部队的位置，这里是准确的所在地。

在禁止入内的约 6 平方公里的宽阔的军事特区内建设大规模的军事设施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设施包括宿舍群、发电站、铁路支线、训练设施。平时可关押 80~100 人的监狱、大大小小的许多研究室、训练用的马场、大礼堂、运动场和神社。

军事特区周围是架设着高压电线的土墙和壕沟。“加茂部队”从背阴河和滨江迁进了这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大军事设施之中，那是 1939 年，但是由于是分多批进驻的，准确的日子不得而知。“加茂部队”在这里一时改称“东乡部队”。在发生诺门坎事件（1939 年 5 月~8 月）两年以后的 1941 年 8 月改用秘密番号“满洲 731 部队”。

在哈尔滨市以南约 20 公里地区建成的这一军事设

施内，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进行了什么样的研究，当时是绝密中的绝密，是被封锁在军队厚厚的帷幕之中的。“即使是友军的飞机，擅自飞入上空时，也可以击落”。731 部队甚至拥有专用的战斗机。

1949 年 12 月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才揭露出这一部分的秘密。

本书发表的“要图”（本书后面的插页），是由笔者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执笔写连载小说《死器》时接触过的几位原 731 部队人员绘制的。它显示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设施的全貌及部队部署。

这张“要图”标明了每一个编制名称和班名，并涉及了它的研究内容，指明了设施内的任务和分布。无论在战前或战后，这张图都是首次公开发表。

恐怖的课题组

根据前 731 部队人员们一致的证词，为了去平房附近设置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必定要经过哈尔滨市内的秘密联络站。

哈尔滨市分为新旧两大区。在新市区吉林街有一幢叫做“白桦寮”的红砖建筑，它是三层的高大建筑（部分是两层），这里就是联接部队外部和内部的秘密联络站。

白桦寮和法国电影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公寓相似，是一幢设有内部庭院的“口”字型的建筑，在入口处有大

门，供部队的军用卡车和大轿车出入。队员们前往哈尔滨市时，先乘大轿车或卡车到白桦寮，在内部庭院里换上便装再出大门，前往哈尔滨市内。返回 731 部队时则按相反的顺序来进行。

哈尔滨市内当时设有花园小学、桃园小学、哈尔滨中学、哈尔滨女高以及作为培训满洲国官吏机构的哈尔滨高等学院等日本人学校以及许多教育设施。在这里上学的队员子弟们也是乘军用大轿车前往白桦寮内部庭院的。

白桦寮是一种像公用大厦的建筑。除此之外，也作为若干与军队有关的机关、团体的办公室、投宿、就餐来使用，表面上是满洲国政府接收的一幢建筑物，实际上是 731 部队的秘密联络站。不过，即使是哈尔滨市市内的日本人中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点。

从白桦寮出发，穿过哈尔滨市内，在左手方向可以看见忠灵塔，乘坐大轿车沿着宽阔的农村道路，摇晃约近一小时，通过新发屯，过五屯，来到右手方向可以看到四屯的地方就看到了与被叫做 8372 部队的航空队专用机场相邻接的、用铁丝网和土墙弯弯曲曲包围着的宽阔的一角。这就是 731 部队的根据地。

部队的设施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六个区：

（一）从其形状看，叫“口”字楼^①，是集中设置

^①口字楼的口是日语字母 RO，由于该建筑呈四方形，又称方字楼
——译者

第一部、第四部的各部门的主要大楼；

（二）同“口”字楼相毗邻的是总务部、器材部等所在的建筑，其中设有总务部和医疗部的大楼，叫“1号楼”；

（三）设有食堂和放映厅的大礼堂；

（四）负责进行少年兵和从全中国各地、日本各部队集中来的卫生兵等人员训练的教育部大楼；

（五）部队人员及其家属居住的宿舍区，叫“东乡村”，其中包括单身宿舍和部队修建的东乡神社；

（六）在哈尔滨市滨江车站附近，还有一座第三部和诊疗所的大楼（通常叫“南楼”）。

在上述设施中，前两区是由布满高压电铁丝网的土墙围起来的，这两栋楼通常叫“总部”。（“要图”中用黑粗线标志）

在“要图”中，虽然已做了标记，但在这里再次说明一下 731 部队的组织概况：

部队长：石井中将（1936～1942年，1945年3月至战争结束两段时间任职，在1942～1945年2月期间为北野少将）

总务部：部长中留中佐（后由太田大佐接替）

第一部：研究细菌，部长菊地少将

第二部：研究实战，部长太田澄大佐（兼）

第三部：制造滤水器，部长江口中佐

第四部：制造细菌，部长川岛清少将

教育部：训练士兵，部长园田大佐（后由西中佐接

替)

器材部：实验器材，部长大谷少将

诊疗部：附属医院，部长永山大佐

此外，731 部队沿苏满边境还设有四个支部和一个实验机场。即海拉尔、林口、孙吴、牡丹江支部和安达实验机场。

在大连还有一个由安东工程师（将官）率领的满铁卫生研究所，它直轄于关东军，在同 731 部队密切合作下，制造菌苗，并进行各种实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 731 部队的支部。

战后，人们把 731 部队通称为“石井部队”，是由于这里的大规模设施和组织，都是根据部长石井中将军的创议而设置的缘故。

从 1939 年建成一系列设施起，约有 2600 余人在 731 部队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是由日本内地大学医学部、医科大学或民间研究所派遣来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他们的身份是军队职员或工程师。

部队里设有 19 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研究作业班，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课题研究组”，过去任何书刊都没有发表过它的全貌。整个组织情况如下：

特别班：负责管理“马鲁太”

“马鲁太”系 731 部队内对在押活体实验用人员的称呼，日语“MARUTA”原意为“圆木”，在这里把人视为任其随意使用的实验材料。一旦被送进 731 部队，无论哪国人，都不再称呼人的姓名，而称 × × 号“马鲁太”了。——译者

第一部：笠原班，研究病毒
田中班，研究昆虫
吉村班，研究冻伤
高桥班，研究鼠疫
江岛班，研究赤痢
太田班，研究炭疽
凑班，研究霍乱
冈本班，研究病理
石川班，研究病理
内海班，研究血清
田部班，研究伤寒
二木班，研究结核
草味班，研究药理
野口班，研究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等
病原体）

第二部：八木泽班，研究植物

烧成班，制造炸弹

第四部：柄泽班，制造细菌

朝比奈班，制造伤寒及疫苗

在东乡部队时，原来已经确定了这些研究班的正式编制名称，如“第一部细菌课”、“第一部病理课”等。但是东乡部队改称 731 部队以后，完全隐蔽了正式课名，从保密要求出发，只称呼班名。

这些班名是部队内部使用的一种“隐语”，正式编制名称是第一部下属 14 个课，如第一部田部班是第一

课；凑班是第二课；江岛班是第四课；高桥班是第五课；石川班是第七课；吉村班是第八课；二木班是第十一课等。

在“课题研究组”编制表最前边列出了一个“特别班”负责管理“马鲁太”。

“马鲁太”是什么呢？

被剥夺了人格的“人”

所谓“马鲁太”就是指关东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以及它所管辖下的“哈尔滨保护院”里关押的苏联人、中国人和蒙古人俘虏（也包括朝鲜人）。

关东军宪兵和特务机关逮捕了潜入中国各地的苏联红军情报军官、在作战中成为俘虏的中国红军（八路军）干部及战士、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参加抗日运动的中国记者以及学者、工人、学生乃至他们的家属等许多人。

关东军把捕获的俘虏叫“马鲁太”，一律以特种转移的方式由各地送往 731 部队“口”字楼内的特设监狱之中。

被关东军逮捕的爱国者们，遭受非人的待遇，仅仅是被当做一块圆木头来使用的“马鲁太”。

由于是“马鲁太”，也就无须有人的姓名。凡是送往 731 部队的“马鲁太”，每个人都编上一个三位数字的号码。然后按编号分给前面谈到的各个班，归各班所

有。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他们把“马鲁太”当做进行活体实验的“材料”来使用。

对部队的各个班来说，“马鲁太”的经历、人格自不待言，就连年龄也是毫无意义了。

在被送往部队之前，无论宪兵的审问是多么地残酷，“马鲁太”仍然是会开口说话的人。

但是，自从他们作为“马鲁太”被关进部队之日起，全部都变成了无法生还的实验材料。

也有一些女的“马鲁太”，她们是以反日分子的嫌疑而被逮捕的俄国女人和中国的女学生。女的“马鲁太”主要用来作为性病的实验材料使用。

在部队“口”字楼的中间，有一幢混凝土的二层建筑，周围是用长廊围起来的。这里有许多单间牢房，每间牢房都有一个小窗户。这幢混凝土建筑同各研究班直接相联接，叫“马鲁太小屋”（即 731 部队特设监狱）。

特别班管辖的“马鲁太小屋”，左右分为两个部分，通常称做“7号楼”和“8号楼”。从移驻平房初期起，各建筑物就从 1 号起按顺序以编号称呼。原则上“7号楼”是关押男的“马鲁太”，“8号楼”是关押女的“马鲁太”，由于女的“马鲁太”少，有时“8号楼”也关押男的“马鲁太”。

据被告人川岛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证词，731 部队经常关押着二三百名“马鲁太”。实际数字没有记录。

根据各班的实验研究的不同目的，“马鲁太”被转

移到单间，或以三至十人为单位被转移到杂居房。

在送入 731 部队监狱之前，他（她）们一直受到关东军宪兵队夜以继日的拷问，但是，一旦被送进了 731 部队，就停止进行任何拷问和虐待，也不强制他（她）们服苦役。

不仅如此，他们供应“马鲁太”最好的伙食，给予充分的睡眠，甚至还发给他们维他命药剂，以便早日恢复已经衰弱了的体力，恢复为健康的肉体——这就是赋予被关押的“马鲁太”的任务。

由于获得了充分的营养，除了做完冻伤实验后的人以外，其他“马鲁太”都很胖，每天什么事情也不做。到接近供做实验时，肯定是死，或者说等待他们的是地狱般的痛苦，但是直到走上实验台的前一天，他们每天的生活是无所事事，表面上是十分无聊的。

作为“马鲁太”而关押的中国女教师做纸捻，并以它作材料编制小的中国鞋或其他工艺品。这就是“马鲁太”的日常生活。

但是，营养丰富的日常生活是短暂的。

“马鲁太”的新旧更替是十分频繁的，大致是按照两天三个人的比例被当做实验材料来用掉。

据后来川岛被告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远东军事法庭上的供述，在 1940 年至 1945 年期间，731 部队“消耗”掉的“马鲁太”达 3000 人以上，但是原部队人员一致做出的证词是“恐怕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关东军十分重视 731 部队秘密领受的特殊任务，为

他们更加容易进行这种研究实验提供了各种方便。

“方便”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供应“马鲁太”。

他们按照实验的程序来使用“马鲁太”，给他们注射鼠疫、霍乱、梅毒、螺旋体等菌苗，或者在他们的饮料或馒头等食物中渗入或人工“移植”这些菌苗。有的也被用来进行冻伤实验、枪杀实验或瓦斯坏疽实验。

残酷的给养

关押在 731 部队里的“马鲁太”获得充分的营养。

养肥“马鲁太”有四重意义：

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完善的“实验材料”，如果“马鲁太”身体衰弱或患疾病，就失去了“实验”的完善条件。

731 部队一直全面负责进行细菌战准备的研究和实际作战。为了进行细菌战，他们需要有关细菌传染的准确资料。

健康的人体在何种条件下会患鼠疫和霍乱，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致死或得救呢？

为了彻底了解各种细菌感染、发病的过程，部队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来搜集资料。只有通过连续使用完善的“实验材料”才能取得完善的资料。“马鲁太”必须是健康的，而且随时可以进行补充。

养肥“马鲁太”的另一个目的是研究预防和治疗各种传染病的方法。

为了进行细菌战，必须深入敌后或在前线散布大量的病菌。

这种作战自然是由日军部队（731 部队）来实施。届时，日军士兵由于不注意，皮肤和口腔接触病菌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在实施细菌战之后，友军也可能会进入细菌污染地区。

由于这种缘故，必须掌握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否则，马上就会有导致产生“悲剧”的可能。如果由于进行细菌战，而使友军蒙受损失的话，那么，开展细菌战就毫无意义了。

彻底打击敌人，认真保护自己，是进行细菌战的要诀。因此，必须“研究”针对鼠疫、霍乱、伤寒等病毒的菌苗，并研究血清疗法或利用其他药物的化学疗法等。

在大规模的细菌战中，需要大量预防用的菌苗。部队为了生产大量的细菌，同时，还要开发研究预防和治疗用的菌苗。

为了制造菌苗，必须进行许多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清。为此，有必要使“马鲁太”处于健康状态，并发胖。

有一原 731 部队的人员回忆说：“部分‘马鲁太’被注射细菌发病以后，以当时 731 部队最好的疗法，来控制‘马鲁太’病情发展，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再次使用‘马鲁太’，也想从患病而尚未致死、又复原了的‘马鲁太’身上抽血或作为标本来使用，这种‘马鲁太’作为

研究材料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保证“马鲁太”获得充分营养的第三个目的是研制细菌战的“武器”。

731 部队把老鼠和寄生于老鼠的跳蚤作为传播鼠疫病菌的有力媒体来加以研究。研究如何让老鼠和跳蚤传染上病菌，并让它们接触或聚在人体上，研究用什么方法在敌后和前线大量放出活老鼠和跳蚤……而利用“马鲁太”来解决这些难题是有用的。

细菌武器不仅仅采用小动物和昆虫，把炭疽菌和伤寒菌等放入食物中或投入井水和饮水之中，就是最好的“武器”。他们研制了渗入细菌的巧克力糖和馒头，用来进行实验。为了进行这种实验，也需要健康的“马鲁太”，又丝毫不承认他们的人性。

部队研制了自来水笔式的细菌手枪和手杖式的细菌枪，来实验这些“枪”的效果，马鲁太是最有用的。

养肥“马鲁太”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为了研究防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地方病。

当时驻苏满边境的日本军队的部分官兵中，蔓延着一种原因不明的流行性出血热。据估计，这种疾病是由某种病毒或立克次氏体引起的。731 部队曾使用“马鲁太”研究流行性出血热。

“马鲁太”与“圆木”之间

731 部队关押的俘虏，一律被叫做“马鲁太”，这

一事实是 1949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军事法庭上查明的。

让我们引用当时的公审记录——《关于目前日本军人被起诉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审文件》（1950 年，莫斯科外语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一段吧。

出席法庭的是前军医少将川岛。他在 731 部队中历任总务部长、第一部长（负责研究细菌的部门）、第四部长（负责制造细菌的部门）等职，是部队中的一个资深军官，战后曾被苏军逮捕。

以下是国家检察官斯米尔诺夫提出的问题和川岛的回答：

问：你们为何不在日本而在满洲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呢？

答：满洲是同苏联相邻接的国家，战争开始时，从满洲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比较容易和方便，而且在满洲进行有关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非常方便。

问：在满洲进行实验的“方便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之所以说满洲非常方便，是因为在那里有充分的实验材料的缘故。

问：“实验材料”指何而言？是否是为供实验使用而送往部队的人？

答：就是这个意思。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

问：在监狱里你们是按照他们的姓名关押的吗？

答：不，他们都有编号。

问：那么，这些人最终都必须死去吗？

答：是的。

问：你作为专门研究细菌的人，采用蔓延杀人性的传染病作为战争的手段，难道不知道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问：你难道不知道鼠疫及其他传染病引起的可怕的灾难也会蔓延到中立国家去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以下略）

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记录当时公审法庭上有关“马鲁太”问题的对话，记述如下：

问：部队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是材料的意思。（带点的字是作者注的）

这是同一次公审法庭，同一场面的对话记录，但是

却漏掉了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中提到的
‘MARUTA’是材料的意思。’这一句。

从编写《细菌战军事审判》的前后情况和山田的经历来看，可以认为山田的叙述是准确的。据原 731 部队人员一致的证词，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俘虏，都一律叫做“马鲁太”。

记录各种实验时，按其性别，在表格上单纯地填上阳性“马鲁太”或阴性“马鲁太”。这些都是 731 部队中表明实验材料的专用语。

“马鲁太”就是“马鲁太”，它是否意味着什么“圆木”材料，队员们是不知道的。

“公审文件”中漏掉的前军医少将川岛关于
‘MARUTA，是‘圆木’材料的意思’的附带说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被告人川岛在公审法庭上如实地解释了在部队内部表明实验材料的“马鲁太”这个词正如山田所写的，是“材料”。

可是，后来在把公审记录译为日文时，译者使用了可以切削、搬运甚至可以燃烧的“圆木”这个日语词汇，估计是那时删掉了附带说明部分。

我想法庭上的实际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的牺牲者？

答：我们把他们叫做“马鲁太”。“马鲁